#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十一

唐薛謙光為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得徧覩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

違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懐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援

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不忘則後代之元龜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袵綏懷式遏之方故無遺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氊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

其展効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横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茍悅於當時而狼子孫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羅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吴使其子狐庸為吴行人教吴戰陣使之叛楚吴於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嵗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

匈奴於分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天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及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猶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内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户凋散

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地冐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冐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虚弊高祖餒戹平城而冐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

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正當刼邊人繒綵麴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威四夷經營萬乘之規

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一皆禁絶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疏奏不納

蘓安常冀州武邑人涉獵文史尤明周官及春秋左氏傳大定元年投匭上疏曰臣聞歷數在躬握璇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升或干戈以定此二塗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萬靈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

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勲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臣馳情緗素繹念邱墳竊見女媧氏之代風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吕后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不傳之簡策亦焉足道哉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宗文祖武之業也封中岳即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雒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損其犬馬減其服馭觀四大其如

遺視萬乘其若脫屣陛下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旣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祗親族旦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幾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其若天意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是厭倦萬幾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枉搆久已自

新相王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終我聖朝大臣重禄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不能使我君有堯舜之道故書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其謂也臣又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三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

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光享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覩外敵侵擾窺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算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範鑠刄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幾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

壤史臣書之曰掩媧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臣山東草萊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時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汝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卨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云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亦倚門而望汝暮亦倚門

而望汝若能上干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
是吾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寢令故杖策千里徒
步三川雖庸拙而無由同獻符而竊抃陛下若採
臣一言之善成國家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幸甚䟽
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安常又上䟽
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
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
百王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幾殷廣令陛下

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
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
將衰拯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
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
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
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
人道長群雄馳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
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

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乗乾作主豈不以上服天意下順人心東宫昔在諒隂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國嗣將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寳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

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即傾故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幾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前後所上事條必知陛下不能用但要不可不言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乗之國哉故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

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之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示天下疏奏不納

桓彦範為司刑少卿長安中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相云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彦範上疏曰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弘泰占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勘當恩勑不允者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榮寵自宜粉碎肌骨以答殊私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

忍先刑呂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
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
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為變此乃姦臣詭計疑
惑聖人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向若呂宗措其
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脩福復擬禳厄此則期
於必遂元無悔心也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
其可刑陛下黨而不誅養成其惡臣恐更有為逆者無
人敢言縱使呂宗元無此心今見頻遭事迫亦當不日

為亂况復先有包藏又昌宗經勘當已前其心或防後敗雖有此懼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天恩普皆捨放自亦以為得計人亦以為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讖之以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者尚為逆子君在臣圖天分是為逆臣臣逆而不誅社稷其亡矣伏請行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

魏靖為監察御史長安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國之綱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寛刑期尚

簡猶慮詆欺過制旋濫不歸臣遠睇前經歷探故事刑得其中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濫興而災眚作虐臣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𢙣害公弄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肆淫巧理難聽察其周興来俊臣邱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𠑽年四凶矣恣愚騁暴縱虐含毒雖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法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

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寃魂有託行惡期報禍淫可
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臣竊見来俊臣身處極法者以
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没以勸將来顯戮以謝天下
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王傍洎貴臣明明有羅織事矣
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
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㗸
寃累歲且稱反之徒須得反狀惟據口辨即請行刑拷
楚妄加疑笞何限故徐有功以寛平而見忌斛瑟羅以

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為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横道推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為虚説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来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涣一流天下幸甚踈奏制令来俊臣丘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

者令三司重簡勘其寃濫者雪免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則天長安四年四月幸興泰宫欲於白馬坡營建佛像廷珪上疏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此明如来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

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
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土
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
致疾疢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
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
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斂星火過逼或謀計靡所或鬻
賣以充怨聲溢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
而不忍奪其産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且邉朔未寧軍裝

日給天下虗竭海内勞㢢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徳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虗空不可思量矣何必㦝㦝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邉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不以人廢言

帝甚帝從其言即停作

楊齊哲為雒陽縣尉長安四年太后幸西京齊哲上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為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網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乎省事也陛下以大定元年冬遷暀咸京長安三年冬遷雒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勞於車轝乎士卒得無潊於暴露乎扈從僚屬㑭裝而不濟随駕商旅棲泊而匪寧東周之人

盛懐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迹雖未出於兩都廵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歳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況吐蕃蕞醜西隅咫尺自京到雒曽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恵然從就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鼷鼠發機況萬乘之君輕

為偈戍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言此是欺下也使南史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竊為陛下籌之陛下令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藉京洛轉輸價直非率户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靡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

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人財力日匱在雒邑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逆就勞破益為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又王者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耕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嚴善思為給事中神龍元年中宗欲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善思抗疏諫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鐫鑿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

陵合葬然以則天大聖甲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勤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葬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大聖皇后權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作禮

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修斯制
臣又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
者然以漢之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
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
安必資聖地後之裔嗣用託靈根神靈或有不安後嗣
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
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
又成固本之業夫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

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前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克隆死者之神永泰伏望少廻天眷俯鑒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懐生孰不慶幸疏奏制令百官詳議尋降勅言則天遺命葬乾陵

賈虛已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元年追贈后父故豫州刺

史韋玄貞爲上雒郡王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興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令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見太平奈何行私恵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郡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栽誠可惜也如渙汗既行憚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

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則是巍巍
聖德無得而稱疏奏不納
靳常為左拾遺神龍初中宗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
方坐常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
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序炎寒
有妨正理況陛下紹登大位初啓中興六合之内莫不
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達沉滯者未
舉逋逃者未還浮偽者未息蕪之郡國凋獘倉廩空虛

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凶寇調發未寧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源崇清淨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變風變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合之內不可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以宴閒忽於黎庶怠於聽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代臣愚竊為陛下有所嘆惜帝不納

李邕為左拾遺神龍初上疏曰蓋人有感一飡之惠殞七尺之軀況臣為陛下官受陛下禄而得目之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鄭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惟陛下信之尚見驅使此事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為明證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陛下若使以普思有竒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

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神之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惟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

伏望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宋務先為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初以水災令文武官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務先上疏曰自昔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必孤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制令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用心禹湯之責己也臣謬參朝列侵沐聖恩敢不竭愚以副聖旨狂言抵禁幸陛下寛而宥之

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輙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竊見自夏以来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前月二十七日雒水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矣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不時殷薦山川寧寞未議懐

盖水之為災殆因此蔡臣又按水者隂類臣妾之道隂氣滿則水泉迸溢加頃虹霓紛錯暑雨滯霪雖丁厥時而汩常度亦隂勝陽之沴也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絶其萌又自春及身牛多病死疫氣浸滛於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或未躬視乎昔太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雊於鼎祖巳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

轉禍為福之明鏡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英佐雖多皆莫能仰陛下天光伏願勤思法官少凝大化宜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五之辟不能免滛水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供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怪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病困而求藥雖復黽勉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

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宗之法存乎禮典令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尊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耶盖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天暫開暫閉便欲揆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爕理隂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是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也自數年已来公私虛竭戸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

邑市則以為率土之人既庶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九矣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歛破其資馬困斯佚人窮乃詐或起為姦盜苟事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觀今之甿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久弊之極須訓

以敦龎良牧樹風賢宰革化十年之後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還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以守器承祧養德賛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空伏願早擇賢能以光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親戚之間謗議所集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戶說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至如左散騎常侍德靜郡王武三思

等誠能輟茲機要授彼清閒厚禄以富其身蕃錫以稱其意國家利器不可以假人朝廷髙秩已越於㚶等且夫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静能等或挾小道而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帶銀黄既虧國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理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徳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凡此數者今之急務惟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寧疏奏不

省景龍三年為監察御史河南道廵察使以滑州輸丁不多配封全廣有黠充封户者皆歸避甚於行役嗟吁滿道因上疏奏曰臣聞分珪裂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磽埆專擇雄奥徐州貢土方色已乖寢邱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者國之近甸密邇帝畿地出紋繐人多趨射所以列縣為七分封為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

業莫反其居此州土風逃者舊少頃日波散良緣封多
百姓嗷嗷不堪其弊伏願稍均封户散配餘州下息疲
甿上遵古制則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
州封户亦望准此又徵封使者往来相繼既勞傳驛甚
擾公私諸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静下人仍編
入新格庶為永例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邢茅
懿戚寇鄧鴻勲無以誓彼山河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
緣恩澤功無横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蕃多入侯國

邑收家税半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之初建侯故事于時天寶新定王基創開佐命如雲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令禮樂承平邦家繼代有象賢舊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不合全廣論功少於前葉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邉儲寔虧國用伏惟酌隆姬之前訓沿武德之舊章地匪宗盟勲殊社稷不宜加以寔邑自可寵以虚名如是庶績其凝彞倫攸叙臣忝當廉問備探風謡灼見不安豈敢自黙知必被

封家所疾顧嘗以報國為心乞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無恨疏奏不納四年中宗制東都所造聖善寺更開擴五十餘步以增廣僧房計破百姓數百十家老幼稱寃者甚衆務先上疏諫曰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省為務節用為先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斲漢文深仁露臺罷搆且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嘆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罔極孝思崇建佛寺土木之功裝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

宇道場經行已足更事開擴奪人便利貧者有溝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況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匹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邉庭後軍屯於塞下甿戶流散府藏空虛卒

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漢文之用心思菩薩如来之本意惕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廪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尚之路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須擴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克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覿為監察御史神龍初制則天祔廟日令安國相王與遼陽郡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覿上疏諫曰竊惟祔廟

之禮勑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黎乗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叅乗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後代何袁盎之彊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帝謂靚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故特令

侍輦卿勿復言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五 五百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范鐘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十二

唐蕭至忠為中書侍郎神龍二年上疏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致事官人或異才昇

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是務曽無遠啚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恵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而為私用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觧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纎人逓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

于今稱之不輟于口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偽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黷法狥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朝綱日壞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邱壟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者相形之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為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

親眷多居美爵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往轍不革前非爲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詳察之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其才徒長其飾佩無德而禄有類素飡而詩人之言多存諷刺因國風之有暢冀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所戒願陛下想居安慮

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材職官無
虛授人必為官進大德於樞近退小人於閒僻法令惟
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
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此蓋為勢要親戚
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古典近
遵先聖特降明勑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內外
緦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精加簡擇每家量勒一
人在兩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

裏相統選邇乂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賢才雖言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久著淪滯未申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遺才八埏之中同歌聖德帝雖嘉其意竟不能行焉

唐紹為左御史臺侍御史神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准此制許之紹上疏曰竊

聞鼓吹之樂本屬軍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

摇鼓曲有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

臣備禮適得用之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

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宫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

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準式公主

妃以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緯錦障之色加以鼓

吹歷代未聞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

品得借四品鼓吹為儀令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

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叅詳其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帝不納

辛替否為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非其才中宗為公主廣第宅侈靡過甚并興佛寺百姓勞敝帑藏為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謡於九有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良若此則國可長久時罔災害者也臣聞

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徼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五等各以功為後先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為次第劉毅無責官之誚仲經無寃爵之謠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貟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貴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貟寵者畏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

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葢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一則羊頭入興狗尾生謡將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

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成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而取三怨於天下使疆場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徹之矣今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

已哉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愛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揭干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職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地宅伐木屯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

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故常忘已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虚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象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保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曽不改途晉

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搆隙若以造寺必其為集休養人不足為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三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福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琱琢之費

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搆之直以給邉陲是有殷湯之功迴不急之禄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寔而冀虚無重俗人之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者惟貧人與善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仗親樹

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子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毁道非崇道以救人伏見今之宫觀臺榭唯京師之與雒陽不曾修餙猶恐奢靡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産業者今天下之寺盖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宫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之天下寺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隂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睿宗景雲元年替否為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来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虚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

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服不多造寺觀而福禄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隂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欵于闕自古有帝皇已来未有若斯之神聖也故得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不效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嗣先人之業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禄者數千

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朋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邇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亂享國不永終於兇婦寺舍不

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
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文武皇帝之理
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
宗孝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
危立可致矣頃自夏以來霖霪不觧榖荒于壟麥爛
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傷草萊污
潢下人咨嗟未知賙賑營寺造觀日繫于時簡校試官
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

填坑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薄輸乎當今裝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悉皆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買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考阿韋之家宗而不可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文武皇帝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孝和皇帝短促之計陛

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嘗切齒於羣凶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改羣凶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羣凶而誅之臣往見明勑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事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孝和皇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

勸為第宅趙履温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斵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令之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温之徒將勸為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其時事專清其身心以虛薄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國困人窮然後為道哉伏惟陛

下行非常之恵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應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又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可言言者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焉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帝嘉其切直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

呂元泰為并州清源尉景龍二年以緣邊鎮守稍多不可廣修佛寺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為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刼蜿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雖寶塔湧出真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竝此莊嚴為萬國之福田作群生之因果然釋氏真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臣頃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艱危盡知之矣緣邊鎮

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久弊形容枯槁無扞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邉荒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況謀祕畧有謝於種虜乃天恩佛法末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胡馬窺於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謫發師旅憂勞聖慮府藏虛竭百姓疲勞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惟陛下以平施之徳成育養之恩迴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恵及饑凍

則如来慈悲之化也綵綸既行中外胥悦則如来平等之教也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軍賈勇犬羊懾息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天下士女並修耕織徭戍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深恩社稷之大計如来之教不偏於京雒大乘之法遂遍於長沙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邉疆戍卒不免饑弊同沐太平之化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恩榮枯遂隔恐非如来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恩臣謹按

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雕琢為功令之作者臣所未喻臣又聞黄帝堯舜文王盛德充於宇宙餘芳流于絲竹者乃盡善盡美茅茨土階叶和萬邦親睦九族之致也盖非勞搆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澆漓釋教行於中國伽藍徧于天下然喪亂不絶邦國未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盖好尚非所聚歛過度人不堪命之所致也漢文惜露臺之産化

比成康秦皇起阿房之宫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覽帝王之成敗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薦饑臣之所見此之為甚重以林胡叛換六軍齊沒匈奴侵擾趙定為疆勁卒壯夫死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街號巷哭者悲感行路伏惟陛下為之父母可不念之昔者匹婦稱孝匹夫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旱況忠臣孝子傷心泣血者動以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怪也方修寺造塔

塑畫尊容峻宇雕墻丹楹刻桷驅役貧賤歛賦鰥寡以求其福臣用為疑臣又聞匈奴之俗以騎射為業以攻擊為務教卒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忍辱捧鉢振錫剔髮染衣至於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聞其一以此衆戰臣竊惑焉伏願陛下以邉疆為慮以百姓為心防之於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役罷修造恤窮之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邉將妙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彼氊裘獯醜之虜何

足為憂臣聞主聖臣直有犯無隱誠則愚淺敢不庶幾
惟陛下萬幾之暇少垂聽覽疏奏不納
吴兢為右補闕景龍三年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侍御史
冉祖雍李悛共誣安國相王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
謀兢上疏奏曰今聞道路云云皆言賊臣等竊議以安
國相王連謀於重俊共加羅織將欲寘於法臣既忝職
諌曹安敢不奏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以之亭育
大寳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昔武王聖主也成王

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扶社稷所以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絶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孫立無輔二代而亡及諸吕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為其心腹絳侯作其爪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歟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踈詩云宗子維城書云九族既睦自文明之後皇運中衰國之祚裔不絶如綫洎陛下龍興恩被骨肉搜謫竄於炎障復衣冠於庭闕萬國歡心孰不慶幸且安國相王寔陛

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但賊臣等日夜同謀必欲寘於極法此則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夫相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苦哀毀過制以陛下為性命亦陛下之手足夫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邪佞委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胸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檝可為寒心可為慟哭自昔翦伐枝幹委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也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敗漢委王莽遂成簒逆晉家

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皇以猜忌子弟海縣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是以任之以權雖踈必重奪之以勢雖親必輕臣又聞之根朽則木枯源涸則流竭子弟者國之根源豈可使其朽竭哉先王所以廣封樹存親親使謀孫翼子柯葉碩茂況皇家枝幹零落無幾方之先朝十不存一自陛下登極於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焉蒼蠅之詩誠可畏也昔者謗書盈篋難明於

主君讒言三至見疑於慈母伏願陛下降明制曉羣邪使忠臣孝子知友于之愛姦佞庸田執讒慝之口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德教加於兆人風化流於千載則羣生幸甚臣本布衣匪求官達聖明過聽拔齒諍臣不勝受恩之甚謹昧死讜言輕瀆天威伏增戰汗

柳澤前為右率府鎧曹參軍景雲初姚元之宋璟所請停孝和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為刺史太平公主又時為之言於是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

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其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其諂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朴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争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伏惟皇帝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繁去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而刑政徳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拔本愚忠竊料未臻於泰平伏願収之於未多

復之於未甚則宗廟有福生靈甚幸子孫帝王萬代之業也竊見神龍已來羣邪作孽法綱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内寵專命外嬖擅權側媚姦回亂常綱紀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謬官黜斥之臣咸因姦而冐進天下思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為鑒戒者也豈不為寵授謬誤

親習請謁之所致焉可不哀哉臣聞作法於治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伏見近來政令不一朝出暮易前奪後與諠譁之論請謁頗行只在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悉誤先帝眯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出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以褒贈也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亦

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承殊澤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降旨前勑則令至冬處分後勑又令替人却停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為邪者獲利為正者鍾冤奈何導人以為非勸人以為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令海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談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是年十二月制令選

人中被放者各上書陳事許加收擢時有獻書者千餘人唯澤上書詞有可採大畧曰頃者韋氏陰謀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紀綱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社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既溺令龎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躅煩省徭法明事舉萬邦愷樂家室胥慶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

存也亂者得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云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愼厥終惟其初非禮勿動非禮勿聽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幸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亂暴慢生焉雖嚴刑峻制朝

戮暮誅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也寵禄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懲惡勸善令之宜也臣恐陛下席安逸而忘危亂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其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於身者無稽之事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附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

陛下者遽黜之則滛巧息矣有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滛逸所自邪也書曰罔遊于逸罔滛于樂穆王有命曰實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革其非心今諸宫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舊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懼累於德今驕奢之後流遺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滛巧多適於心臣恐洽於非德厥

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遊處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其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

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哉明試自誠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寵矣權傾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

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貽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愛之甚也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爲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惟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敢有狥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滛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逺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觀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禄封樸素修業者賜以車服以昜其心使奉其命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為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

不作無益以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之懐天禄永終景福是集倘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法無當則忠臣正士不復談矣帝善之命中書省重加詳試久之擢拜監察御史

魏知古為右散騎常侍景雲二年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為天君以人為本人安則正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剪除兇逆

君臨寳位蒼生顒顒以為朝有新政令風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員日增令諸司試及員外簡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已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至若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為人父母欲行何道以賑恤之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為患其來日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

順彊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倘或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

韓朝宗為左拾遺睿宗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辛有過伊川見被髪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夷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典

褻令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来聽於物議咸言非古作
事不法無乃為戎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又道路籍
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是頼
輕此馳驟無能蹔蹤况匈奴在邸寔繁有徒刺客密發
亦何可限或憂卒然奔波掩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
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伏惟陛下愛人治
國憂勤庶政令所施為豈徒然耳豈不以玄象變見疾
厲相仍厭甲兵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為無益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未聞兆亂庶求多福太戊修政桑穀自枯景公善言熒惑退舍彰善伐惡天之道也伏惟去邪勿疑昭懐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帝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韋湊為太府少卿太極初睿宗為則天皇后於東都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造觀湊上疏曰臣聞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非財無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殖財還資於人賦歛

而制也人之貲産非自然生勞筋苦骨竭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賦者知用之不為私也資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不節散之以非公既盡而厚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觀古先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歛省徭役而興焉征稅重人力殫而滅焉並詳諸載籍列為龜鏡然曩以邊烽驟驚戎幕薦興每應機須頗傾帑藏臣竊計即時庫物如此常用畧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木所料動至巨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

矣頃年天下災損流行之絶稍多申奏相繼每延聖念總令賑恤更加賦税則人交不堪衣食靡供調歛安出儻邉烽尚警戎虜南牧軍資糧用將何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營觀寺者蓋謂修德以禳災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大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大戊懼早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六十國桑穀日枯殷道中興此豈造寺觀哉宋景公時

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其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二十一歲公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仁發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於仁壽不狥

私於一已任忠直退諂諛省賦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為憂何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況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已厚物轉稅節用清凈無為之旨也今欲困人弊國峻宇雕墻思竭輸飾窮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修黄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寺觀乎惟寡欲清心

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圖羽化此失之矣伏願陛下究道家之旨備不虞之機緩非急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寶祚愈隆寰瀛永久矣臣伏見勑停金仙玉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大修觀內所費不停國用將空何以克濟支度一失天下不安帝覽而善之

嚴挺之為左拾遺太極二年二月睿宗詔三日三夜御

安福門以觀酺樂擬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堯舜禹湯之德教也柰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致靡弊且臣卜其書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

為一不可雖則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雜合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𠮟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幾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凜然祇畏臣以為三不可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顒顒咸謂業盛配

天功垂曠代令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則過於往年王
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税吁嗟道路貿易
家産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
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不可書曰罔咈百姓
以從巳之欲況自去夏霖滞經冬亢旱農不妝成市有
騰沸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
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效之哉
伏望晝則歡娱暮令休息要期兼夜恐無益聖明惟陛

下裁擇帝納其言而止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五